

物·惜

那天,他们下船的时候,天已过了中午,两个人饥肠辘辘。女人站在饭香四溢的街头说,去吃饭吧。男人摸摸干瘪的口袋,再看看女人无精打采的脸,迟疑片刻,带着女人进了路边的饭馆。

那是1985年的一天,男人因为牵涉到一桩官司,赶到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做证人。新婚妻子不放心,一定要一起去。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,两个人只剩下最后5元钱。而从这个城市到他们家,还有八十多里的路程,除去每人两元的车票,只剩下一元了。

男人用最后的钱点了一碗鸡蛋蘑菇汤,热气腾腾的汤端上来,诱人的香味很快便笼罩了两个饥饿的人。男人艰难地咽了咽唾沫,把汤推到女人面前说,我不饿,你吃吧。女人吸一口气,又把汤推到男人面前,固执地说,你不吃我也不吃。推来推去,男人便火了,甩手出去在门外抽烟。

男人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,为了保存体力,他蹲在门外,一动也不敢动。远远地,他能看到女人低头喝汤的背影,这让他很惭愧。女人跟着

1985年——那碗鸡汤馄饨

文/安一萱



那天,他们走了八十多里的路回到家,已是午夜,筋疲力尽的两人瘫倒在家门口。男人人为女人揉着浮肿的腿,虚弱地笑着说,这馄饨,真香。

为了男人喜欢吃的鸡汤馄饨,女人学会了做馄饨,后来,两个人干脆在城里摆了一个馄饨摊,开始卖鸡汤馄饨。

时间一晃便是25年,他俩从路边小食摊到有名的馄饨大王,家也从农村搬到城市,买了房、车,送孩子上了最好的大学。可是日子好了,感情却淡了。

终于有了分手的决定,写好了离婚协议,男人最后问女人,你还有什么要求?女人愣了愣,最后说,我们再去那个小城吃一次鸡汤馄饨吧。男人说,这么多年,馄饨还没吃腻啊?再说,咱的店里什么味的馄饨没有?非要跑到那里去吃?

但是女人很固执,一定要去那个小城。男人妥协了。25年,小城早已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,街道改

他,没享过一天的福,这是他第一次带她下馆子,却只能让她喝一碗最便宜的鸡蛋汤……

正想着,女人突然拉起他,一直拉他到餐桌前。餐桌上放着两碗鸡汤馄饨,飘着油沫的汤,碧绿的香菜,褐色的海带,还有一个白白胖胖的馄饨……他抓住女人的胳膊,你疯了?女人把他按坐在桌前,把馄饨推到他面前说,快吃吧,吃完了咱好有力气走回家。他怔住,一下便明白了,女人为了让他吃一顿饱饭,把回去的路费花了……

物·凉

花瓣枕

文/卫宣利

他们是在一个户外野营的论坛里认识的,她第一次随他们到野外攀岩,天公不作美,突然下起了雨。因为下雨,攀岩的山壁显得异常陡峭,老是刚爬上去几米,马上就滑了下来。他看着她滑下来几次有些狼狈,便劝:“不如等雨小一点再爬吧。”她却把头一昂,很坚定地回答:不!

就是那一刻吧,他看到她眼睛里倔强和坚持,竟是那样熟悉,而她瘦削的背影,又让他突然地心生疼惜。渐渐熟悉起来,无聊的时候给她打打电话,她有时候很活跃,笑得花枝乱颤,有时候却很安静,握着话筒不说话,他在这头听得到她翻书的声音,走路的声音,喝水的声音,还有她轻微的叹息。他握着话筒,手臂酸麻,却不舍得放下。

那时候,他们的城市里正在上演《情人结》,他邀了她一起去看。电影的结尾,那对经历千山万水、已经不再年轻的恋人,在情人节那天相

遇,男人说:“我一直担心你会放弃……”女人说:“不说,就是没有改变。”男人说:“永远不说,就是永远没有改变。”黑暗中,他侧过脸去,看到她的脸颊上,闪着莹莹的泪光。

后来有一次打电话,他无意中说自己一直偏头痛,很长时间了,每次发作的时候,都想拿头往墙上撞。隔天下班的时候,他突然看见她正在门口等他,双手抱着一只枕头。她像个孩子红着脸,支支吾吾地说:“里面是晒干的鲜花,每天枕着它睡,可减轻疼痛的……”

那天晚上,他辗转难眠,把那个枕头抱在怀里,又放在头下,一会儿重又抱在怀里,她羞涩的笑容,一点点地缠绕了他的心。

可是,缠绕了又怎样?他们都已经不再是可以无所顾忌的年龄,他是有家室的人;而她,亦有谈了五年的男朋友。其实那时候,他和妻子的感情已经很冷漠,可是他不说,她便

也不问。而她那些细密辗转的心思,她不说,他也不问。

半年后,她和男友分手,去深圳工作。他去送她,他默默地站在角落里,静静地看着他和别人告别。最后,她朝他走过来,她的眼睛亮亮的,有淡淡的液体。她忽然伸出双臂,顽皮地偏偏头,笑道:“要走了,来,抱一个。”是很轻松的口气,可是她抱住他的时候却是紧紧的……

一年后,他和妻子协议离婚。离婚后,他一个人生活,日子过得支离破碎。有一天,母亲来看他,顺便帮他拆洗被罩床单枕套。母亲拆开那只盛满了鲜花的小枕头时,笑他:“你往枕头里放纸条干吗?”他从电脑前转回头,母亲正从那一片桃花、槐花、木槿花中间拿起一张纸条,轻声读到:“不说,就是没有改变;永远不说,就是永远没有改变……这写的是什么啊?”

他整个人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,从母亲手中接过纸条,上面,正是她秀丽的笔迹。那一瞬间,他突然泪流满面,他想起那句台词,这句话的后面是:我们结婚吧。

物·恋

滴眼液的秘密

文/雪小禅

那年,她是公司的白领,常常在电脑前工作,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,所以眼睛干涩疼痛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后来她发现,每周一上班时,桌上都有多出一瓶滴眼液。起初以为是公司发的,后来她发现,这滴眼液只有自己有。

不久之后,她发现了滴眼液的秘密,那是公司里的一个勤杂工放的。她想着,那个勤杂工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,而她是读完了博士的。自己怎么可能和一个勤杂工恋爱呢?不管怎么样,那一小瓶滴眼液却让她感到过温暖,遇到他时,她会礼貌地说声,谢谢。他这时却羞红了脸。他说:我常常看你揉眼睛,是太疲劳了,有瓶滴眼液会好一些。”听到这句话,她的心疼了一下,从来没有人对她那么好过,这么仔细地观察过她。但她终究没有说什么。她要把他关在爱情的门外。

后来她做了副总的太太,也就不再用在去上班,那滴眼液也就不再用了。她结婚后,他也走了,有人说去了深圳,还有人说去了海南,她没有细问。

后来,副总与她离了婚,离婚后的她又开始做公司白领。职务更高,但却做的更苦,眼睛更疼。在疼的时候,她总是下意识地把手伸向右边,那里空空的,再也没有滴眼液了。

后来她去南方出差,在一个酒店里与一个男子擦身而过,她认出了他,当年那个羞涩内向的男子变成了儒雅大度的老总。

他们一起去了楼顶花园喝咖啡,她问起当年的滴眼液,他笑,就是因为你的拒绝让我更加努力。

爱情有时候就那么简单,在你我伸手之间。

物·悟

没取的汇款单

文/方柯

工作后,我极少打电话给父亲,只是在每月领了工资后,寄500元回家。每次到邮局,我总会想起大学时父亲寄钱的情景。四年来,他每月都要将辛辛苦苦挣到的一大把卷了角的零钱,在服务人员鄙夷的眼光中,谦卑地放到柜台上……

而今,我以同样的方式,每月给父亲寄钱。邮局的人,已经跟我相熟,总是说,半年寄一次多方便,或者你给父亲办个卡,直接转账,就不必如此繁琐地一次次填地址了。每一次,我只是笑笑,他们不会明白,这是我给予父亲的一个虚荣。当载着绿色邮包的邮递员,在门口高喊着父亲的名字,让他签收汇款单的时候,左邻右舍都会探出头来,一脸羡慕地看着他完成这一“庄严”的程序。

父亲去镇上邮局取钱的这天,他会像出席重要会议一样,穿上最整洁的衣服,徒步走去。一路上,总会有人问,干什么去啊?他每次都扬扬手里的汇款单,说,儿子寄钱来了,去邮局取钱。而就在汇款单上的附言一栏里,我和父亲当年一样,总是任其空着。我曾经试图在上面写过一些话,让父亲注意身体,或者晚上早点休息,但每一次写完,我又撕掉。邮局的女孩子总是笑着问我:写得这么好,你爸看到会开心的,为什么要去掉呢?我依然笑笑,不做解释。这或许是父子之间不需要的东西吧。

只有一次,有人提醒我说:“你这一次在附言里写上一句话,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!”或许我们小镇上的人,都没有听说过父亲节,这样一个略带矫情的节日,只属于城市。我想了半天,还是上面简单地写了一句:“父亲节快乐!”

但正是这张汇款单,父亲不知为何,竟忘了去取钱。两个月后,钱给退了回来。我打电话去问他。他说:“忘了。”

那年春节,我无意中拉开父亲的抽屉,看见了那张被他放入收藏盒中的汇款单。那句短短的祝福,父亲早已看到,且以这样的方式,藏进了心底。

物·思

木梳的灵性

文/积雪草

那个在校园里度过的最后一个情人节,他没有送给我玫瑰或巧克力,而是送了一把木梳给我。木梳是用上好的木料做的,雕工极其精细、讲究,依稀可以感觉到工匠当年的缜密心思和一双巧手。

毕业前夕,他说他要到新西兰去,我无语。回到宿舍到处乱翻,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那把木梳,上面已经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,把它拿在手里,那么轻,却让我感到沉重,用手指一点一点拂去上面的积尘,梳子还那么光滑、质感、纹理清晰,散发着淡淡的木头的馨香。

我把木梳拿去还给他,他笑了,露出好看的牙齿,淡淡地说,你留着吧,做个纪念。从那时起,我当那把木梳是宝贝一样,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底下,白天则放在口袋里。通常沐浴之后,我会把长发打开,长长的头发一直被散到腰际,我拿着那把黄杨木的梳子仔细梳理,轻轻的,似乎能分辨出来每一根头发,仿佛梳理的是我曾经的爱情。

一直觉得木梳是有灵性的,果然,他走的那天早晨,我失手把梳子掉在了地上。我默默地站在原地,梳子伤口是崭新的,纹路分明、断痕整齐。

记忆也许会渐渐远去,少年的时光会逐淡渐忘,可是伤痛却永远留在心中。为什么一切总是要失去才懂得珍惜,是注定了要用失去做代价的吗?我的半月木梳成了两半,可是我依旧喜欢它,依旧珍藏它。因为它曾是过往岁月中,一场不见得华丽的爱情见证。

物·情

1314张便笺

文/左岸

她是一个心思不太缜密的女人,经常迷迷糊糊,闹出许多笑话。朋友们都喜欢叫她老马。虽然,她 not 姓马。

她会把她某朋友生日记成另外一朋友生日,在别人诧异和询问的目光中,煞有其事地向那人祝福;外出旅游,坐着出租车满城奔波,只为寻找忘记了名字的酒店;遍寻不着钥匙,无奈请人开门。不到10分钟,便会听见她的大叫:呀,钥匙咋在我的包里呢?

他终于忍不住发火了:“你能不能告诉我,你还有什么不记得的?”

“有啊。你的生日年份啊。你是78年的吧?嘿嘿。”79年的他,顿时,就哑口无言。第二天,冰箱上贴着一张小便笺,那是他留下的:亲爱的,对于你的记忆力,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。只是祈祷今天你别忘记了买鸡蛋。

她微微笑。顺手将便笺扯下来放进自己包里。当下班回家时,冰箱上已经没有了便笺。而在冰箱的间隔里,满满地摆放着鸡蛋。而她正大喇咧地躺在沙发上,捧着一袋薯片,边吃边为韩剧里女主角的悲惨遭遇而流泪。他摇头苦笑,系上围裙,开始做饭。

于是,他便养成了一种习惯:出门时总是会回头望望冰箱。而那里,

总会贴着一张便笺。而他,也习惯了用贴便笺的方式提醒她的善忘。

他曾问过她,那些便笺呢?扔了。回答得漫不经心,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。“干嘛不留着,等我们老了以后,做我们爱的见证呢?”他小声嘟囔着。“恩?你说什么呢?别吵我……”她手舞足蹈,孩童一般。他摇头苦笑,又系上围裙,开始做饭。

生命,总是脆弱,脆弱得如一张薄薄的纸,轻轻一撕就裂了。当她赶到车祸现场时,他已无力说话,只是默默地看着她。眼里满满的,都是疼爱,都是遗憾。

他没哭,只是微笑着牵他的手,很是用力,直至他闭上双眼。

多年后的一天,她整理书房,新婚的丈夫帮手。“哎,老马,怎么这么多的便笺?上面还有日期和编号呢。”“别数了。一共1314张。”她头也不抬,淡然地说。“1314?一生一世一般呢。呵呵。”新婚的丈夫开着玩笑。

一生一世?一抹悲伤,就在她的眼角,聚成了泪,终于滴落。一滴、两滴,继而,连成了线,牵扯不断……



花瓣意味着爱情 图/几米